



# 蜀口的月亮

江子

要了解江西泰和蜀口村的故事，必须从蜀口村的月亮说起。是月亮这一枚通灵的宝玉，折叠了蜀口的秘密——首先，蜀口的月亮是有姓氏的。它照在蜀口村的古民居、古祠堂、古樟树和四处成片的茶林上，其实就是照在蜀口村的一本立体的族谱上。那族谱的封面标示了它的姓氏，乃是复姓欧阳。姓氏或许隐藏着这一块地域的文化密码。比如李姓多来自陇西，黄姓的祖先是春申君黄歇，吉安周姓往往与三国时的周瑜有关，曾姓多是曾子的后人……蜀口的月亮姓了欧阳，那是蜀口文脉久远的证明。欧阳修、欧阳炯、欧阳守道……每一个名字都增添了欧阳二字的分量。

其次，蜀口的月亮是有年份的。据载，南宋建炎年间，礼部尚书欧阳德祖任满还乡，从万安常溪顺赣江而下，发现此地自然蓬勃，便在此立基，至今已有近千年历史。由于地为沙地，不能种水稻，蜀口世代便以种甘蔗和茶为生。同时，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是读书人的后代，农作之余办教育、兴科举。蜀口的子孙在科举之路上斩获颇丰，仅明清时期就有进士21人、举人28人，官居尚书、翰林院大学士、侍讲、左侍郎等190多人。建于明永乐九年（1411年）的欧阳氏宗祠“崇德堂”内，到处高悬“父子进士”“兄弟尚书”“三世完台”“朝天八龙”等牌匾，记录着这个村庄父子二人、兄弟三人或八人高中进士的荣耀。士子中最为卓越的代表是明嘉靖二年进士欧阳德。欧阳德官至礼部尚书兼

翰林学士，遇事侃侃正，不避权贵，在当时有着极好的官声。他还是明代十分重要的哲学家，王阳明的弟子，“江右王门”的杰出代表之一。

丰厚的文化积淀让很多文化名人与蜀口村往来密切。王阳明任庐陵（现江西吉安）县令时，就常到蜀口村做客，还在村中讲学一个多月，并留下墨迹。村中兼作书院的祠堂——复享堂的堂名，相传就是王阳明所写。

除了王阳明，本邑吉水人解缙也常来村中访友饮酒，谈诗论文。后来解缙担任内阁首辅，主编《永乐大典》，蜀口村的学子欧阳俊、欧阳贤等都受邀成了该书的编修。

很多地方的月亮只在天上，但蜀口的月亮也在水中。蜀口四面环水，东南临赣江，西北靠着从井冈山发源的蜀水，是十分典型的、翡翠一般质地的南方水乡。每到月夜，天上的月亮和水中的月亮交相辉映，蜀口村银光闪耀，有着童话和仙境一般的美。

可老实说，过去蜀口的月亮，像一块蒙尘的老玉，是有几分陈旧和灰暗的。因为地势不高，得了水利的蜀口也常遭受洪水侵袭。淹在水里的庄稼坏了，泡在水里的路烂了，村子到处泥泞不堪，道路通行艰难，蜀口人进出村子，难免怨气冲天。

蜀口人赖以生的经济作物是甘蔗和茶，可传统的经济方式也会不断经受考验。泰和糖厂因种种原因倒闭，蜀口的甘蔗就种不下去了。茶叶种植技术得不到更新，茶叶品种不优，茶园面貌老化，产品长期靠摆地摊销售，如此生产能力和销售水平，怎能养活一村三千多男女老少？

璀璨的科举文化只代表过去，有着千年历史的茶换不来钱，进出村的路没法修建，防洪堤也无法提升改造。蜀口



村守着“聚宝盆”过着苦日子，成了令所有人尴尬的贫困村。

怎么办？老玉要时时盘，才会有包浆。月亮上的灰尘要时时擦，才会越来越亮。贫困的帽子要摘掉，一个村庄要想振兴，首先要改变思维，更新理念——

围绕蜀口的建设，泰和人抛弃了“洲”的旧称，引入了“岛”的概念。蜀口过去被称为“蜀口洲”。洲，乃是农耕文明背景下对水中陆地的称谓，总是有几分木讷和土气的。

而同样指涉水中陆地的“岛”却是野性的、梦幻的、风情万种的，想想蓬莱仙岛、鼓浪屿、西西里岛就知道了。

泰和人将“洲”改为了“岛”，还在岛前加上了时髦的“生态”两字。如此，“蜀口洲”就成了让现代人怦然心动的“蜀口生态岛”。

围绕“生态岛”理念，泰和人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擦亮蜀口“月亮”的举措：筹措资金完成防洪堤建设、道路硬化美化工程；优化传统茶业的同时，大力培育柑橘、板栗、花木、蔬菜养殖产业；开发古村文化旅游和农业生态旅游，全力构建食、宿、行、娱、购、游等配套服务体系……

经过数年建设，蜀口这个拥有多种

文化和旅游资源传统村落，成为闻名省内外、国家AAAA级景区，更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“千里赣江第一岛”。

蜀口美了，蜀口的月亮更亮了。古村文化、生态观光、水上娱乐、农家体验、休闲垂钓等元素被注入蜀口，当年蓬头垢面的蜀口，摇身一变成了T型台上走秀的时尚美人。

三

在当地朋友的盛情邀请下，我去了蜀口。我是奔着月亮去的。我想看看这个村庄上空的月亮是什么样子的。我被安排在名为“一方院子”的民宿里。时在朔望之间，天又晴好，我看到了月亮——

它从蜀口古祠堂、古民居的屋顶和许多古樟树的树梢升起，然后挂在了半空中。天上的星星钻石般闪闪发亮。地上的蜀口村里，高的是古樟，是收藏了古老故事的民居，以及有着粮仓和鸟巢造型的崭新民居；低的是地毯一般的草，怒放的花圃，蜿蜒的滨江路，此起彼伏的虫鸣……因为月光的加入，整个蜀口生态岛宛若一个梦幻世界。

它在蜀水和赣江水里静静地泊着。整个水面涌银溢翠，富丽又质朴。月光与波光相互激荡，将蜀口映衬得分外动人。

我的老家在重庆合川涪滩古镇旁，老屋后门不远处有一块大石坝，人们就用这三个字给村子命名了。大石坝其实就是一整块宽阔干净的石头，总体呈椭圆形，由东北方略向西南方向倾斜，别的村少有这么好的天然晒坝，我常常以此为豪。大石坝，无疑是我们乡愁的重要部分。

大石坝能够晒近20家的粮食。稻谷、苞谷、高粱、油菜，有的人家也晒红苕干。农闲时，晒很多柴草，有好几家甚至把苞谷秆和稻草草草成堆地堆在石坝上。大石坝西边有我们家的菜地。两块较大的土地中间有宽而深的沟，沟底是狭长的石头。土地靠近大石坝一边种南瓜和丝瓜，稀疏的藤叶间，扁圆的青黄的南瓜隐隐可见，让人欢喜不已。

当年为看守粮食搭建的草棚还在。那些年，暑假期间，我常常帮二姐夫看守堆好的苞谷和稻谷，在草棚里和长脚蚊斗争，和瞌睡虫抗衡。近30年了吧，日晒雨淋，盖在上面的稻草和麦秸凝成一板，竹木架也脆塌塌了不少，但它依然挺立在那里，如同岁月的雕塑一般，安守着故乡的寂寞。

石坝上用镊子手锤打出一条条浅浅的痕迹，是一家和另一家的界线，丰收时节，远看近看是一块块不同形状和颜色的粮食。有时有人家忙不过来或外出，大家彼此帮忙照看和抢收。

人们在大石坝中间开凿了一条深约三寸宽约两寸的排水沟，顺着石坝的倾斜蜿蜒而下。我常常认真疏浚堵在其中的树叶和泥沙，像在经营一项庞大的水利工程。下大雨时看着浩浩荡荡的水，年幼的我十分兴奋地跟着奔跑，有时还用竹木片作船，在狭窄湍急的流水中疾驰，禁不住生出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感叹。

逢夏秋高温多雨季节，我们喜欢相约到大石坝边上去看渠河涨水。水涨得越大，往往越是欢乐，完全忽略了下滩滩临河人家的惊慌和苦痛。每当看见暴涨的水渐渐退去，我们会带着遗憾往回走。要知道，能够亲眼看见一条小河陡然变成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江，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，在娱乐匮乏的年代，我们胸中朴素的欢乐会油然而生。

今年谷雨前回了趟老家，站在石坝上，仿佛觉得石坝缩小了数倍。有的地方表面上有一层石皮翘起，看上去粗糙极了；有的地方长了青苔，色彩由浅渐深，像是岁月留下的淤痕。80岁的莫六叔正好扛着锄头路过，莫二哥在苞谷地里除草，几滴汗水落在石坝边的泥土里摇曳，附近的橘花开正香。一瞬间觉得故乡在苍老中蕴含着生机。

那天，随意拍摄年近90的老父亲站在百年老屋门口。老屋是清末所建，屋脊梁木粗大，门楣长而高，斑驳的老墙壁上有两个燕窝，燕子年年春来秋去，如同家人……太多记忆纷至沓来。我刚刚建好老家微信群，乡亲们一窝蜂拥进来，文字、图片、语音，热闹非凡。他们终于找回了失散多年的朋友和童年记忆以及久违了的故乡，兴奋不已。

这么多年，每次回家，我都会悄悄去大石坝，散步、拍照、冥想，仿佛寻找一个精神的托身之处，用一个独立空间来安放心灵，也借此提醒自己，把城市的日子过得缓慢而简单。

可我看到的并不是蜀口月亮的全部。我竟然还看到了路上的月亮——

那是我第二天早晨起来跑步时发现的。它是白色的，平面的，像一条小船，喷绘在深蓝底色，有红白浅蓝三色线条修饰的滨江步道上。它只有一轮，让一心跑步的我猝不及防，脚步踩到了它的身上，我的脚明显感觉被烫了一下。

毫无疑问，这是一轮人工的月亮。比起天上和水里的月亮，它当然不算美，不算亮。可就是这样一颗手工的、简笔画一般的月亮，同样深深打动着我。它也许来源于景区设计者的巧思匠心，也可能是喷绘工人的信手拈来，但毫无疑问，它代表着人们对蜀口未来的祝福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月亮，这个古老的母体，从来就是美好的代名词。它是爱，是诗，是理想，是天堂……我毫不怀疑，月亮经常照耀的地方，月亮乐于祝福的地方，或者信仰月亮的地方，都是人间最美的地方。

题图：在江西省泰和县蜀口村，蜀河水蜿蜒流淌。

邓和平摄（人民图片）

上图：游客在蜀口生态岛旅游景区体验水上项目。邓和平摄（人民图片）



## 行天下

### 『成都十二月市』再现繁华

牛放文图

北宋赵汴在《成都古今集记》中明确记载了“成都十二月市”：“正月灯市，二月花市，三月蚕市，四月锦市，五月扇市，六月香市，七月七宝市，八月桂市，九月药市，十月酒市，十一月梅市，十二月桃符市。”这些每月定期销售四川土特产的集会，吸引全国各地的高贾前来赶市，这不仅活跃了成都的商业贸易，更丰

富了千余年前老成都人的市井生活。

不过，尽管当年十分繁华，“成都十二月市”却不为今天的成都人所熟悉。经过精心论证、规划，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在锦江河畔的东门码头兴建了“成都十二月市博物馆”，并于2022年1月开馆。博物馆以“成都十二月市”为切入点，旨在解读成都商业文明密码，展现新发展格局下的城市未来。

该馆包含序厅、场景空间、环幕影院、尾厅4部分，呈现成都12个月热闹市集的代表场景，通过“商品·商摊·商铺（市从业生）”“商人·商市·商路（商因市盛）”“商街·商场·商圈（城商共荣）”3个单元，生动形象地讲述成都故事。

不同于传统博物馆，“成都十二月市博物馆”着重互动性、参与性。参观者可通过“交子券”互动游戏，了解水井坊古法酿酒技艺，或与铺户掌柜互动对话，或对照成都名小吃菜谱现场点餐，现场还有AR蜀锦汉服换装体验等多媒体互动。

在这里，参观者可以近距离了解“成都十二月市”的历史。唐代时，成都已逐渐形成每月专项集市，即商

品交易会，及至宋代形成“十二月市”的固定叫法。详细而论，三月蚕市，兴起于唐贞元年间，每年三月初三在成都城北举行。城乡官民此时至观“祈乞田蚕”，或游宴聚会。最初，专卖蚕茧、蚕丝、桑叶及有关器物，后来慢慢扩大到一般农具及花、木、果、药材、杂物等农副产品。八月桂市、九月药市、十月酒市，更为著名。所谓桂市，自然是与桂花有关。每年夏历八月，成都满城金桂飘香，桂市如期而至，人们聚在一起喝桂花茶、吃桂花糕、饮桂花酒。成都人好游乐，“酒”这个游宴饮品至今都是四川人的心头好。成都十月酒市销售的名酒，主要有成都文君酒、锦江春和汉州（今广汉）鹅黄酒、荣州（今荣县）琥珀酒、眉州（今眉山）玻璃春等。这些美酒，被当时的文人墨客化为笔底诗篇，如陆游的“叹息风流今未泯，两川名酝避鹅黄”（《游汉州西湖》）和“鹅黄名酝何由得，且醉杯中琥珀红”（《城上》）。

“成都十二月市”虽在南宋之后就断了，但市集和风俗依然传承至今。“成都十二月市博物馆”的建成开放，还原了成都千年繁华盛景，也增添了潮流时尚。它并非孤立呈现成都市商历史，而是与周边的春台市锦、纯阳市集等现代市集，望福街、玉成集巷、梨花街等传统街区，天府广场、宽窄巷子、太古里、春熙路等文化闹市，东门码头、夜游锦江、合江亭滨江公园等地标名胜区形成互动系列游览目的地。

“九天开出一成都，万户千门入画图。”“十二月市”重现成都，沿袭千年商业基因，融合新消费新场景特色，重新“绣”新市场场景，为人们展开了一幅成都市交易繁荣、百姓安居乐业的风情画卷。

左图：成都十二月市博物馆一瞥。



## 赏门源油菜花海

赵智远



时近七月中，女儿要拉我去青海门源观赏油菜花。我心里嘀咕，油菜花有啥稀罕？哪里都有，何必千里迢迢。况且，现在甘肃永登苦水、红城一带的油菜花即将收割完毕，门源还会有油菜花盛开吗？怀着疑虑，我终究还是随她出发了。

车从甘肃窑街进青海，过西宁，经互助，沿大通河畔的门公路溯流而上。祁连山地，一派高远辽阔。河畔农田里，青稞滚滚，油菜地里，有的油菜已经结了角，高坡上的一些地块里，还有稀稀落落的黄花。我心里想：看来，这次只有看油菜花尾巴的份儿了。

3个小时之后，车依导航指示拐入一个山口，进入门源辖地。又行不久，觉得凉风习习，空气里带着充足水汽，青草的绿色里泛着嫩嫩的鹅黄。再前行，大片金黄呈现

不及待地顺着木制栈道爬上山丘上的观景台。这里里不是最高处，但也有“一览无余”的感觉。西起青石嘴，东至玉龙滩，南临达坂山，北到甘青边境的冷龙岭，50万亩油菜花绵延数十公里。这里还能看到祁连山巅的雪，坡地草原上的牛羊，星星点点的村庄……高低远近，各显景致。

浩门河、岗青公路和兰新高铁像三条巨龙逶迤在浩门盆地。浩门河素雅洁白，风姿飘逸；岗青公路油泼黑，行驶其上的各色车辆像浮动于蛟龙身上的彩色云团；青灰色的兰新铁路钢筋铁骨，高速行驶的列车像直刺前方的利剑，刹那间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。相同的是，这三条巨龙都被金黄的油菜花簇拥着。我谓此景是“三龙嬉金波”，妻女纷纷点赞。站在浩门河边，或是公路、高铁的路基上向两边看，全是铺天盖地的金黄色，一望无际，令人震撼。浩瀚无边的黄色是主体，河水和公路、铁路成了陪衬——三条颜色不同的纤细飘带，在金黄中流淌、穿梭。

观景台下的油菜花大田里，农场职工们用青稞“绣”出了“永远跟党走”五个巨型大字，碧绿的宋体大字在金黄油菜花的衬托下，显得格外明亮耀眼。大块的油菜花板块里，分布着一些青稞，黄绿相间，色彩对比鲜明且协调。这些大块色块的构图，给游人以丰富遐想。尕大滩村像是被困在色彩板块中的岛屿，在金黄和翠绿中沉浮摇曳。

到门源，步入油菜花世界，一路上花迎、花伴、花送，饱览全国最大油菜花海，领略大自然之壮美，这着实令人振奋。

上图：兰新高铁一列动车驶过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油菜花海。成林摄（人民图片）